

余
哈
◎
著

情敌死去的那一刻，她的女儿降生了

看着妖艳魅惑的《出塞》舞，听着午夜反复吟唱的儿歌

那段经年纠缠的孽缘，使女儿仿如情敌附身

让人浑身冰凉的真相，在出轨的婚姻背后——破土而出

诡舞

GUIWU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余晗◎著

诡舞

GUWU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.....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舞 / 余晗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219-06204-3

I. 诡… II. 余… III. 推理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522 号
.....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
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
美术编辑 王 霞

.....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
邮政编码 530028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aph.cn>
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99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204-3/I · 1059

定 价 20.00 元
.....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绝艳舞蹈 /1

1. 暗夜 /1
2. 歌声 /3
3. 漂亮女嘉宾 /9
4. 解罗裳 /11
5. 遗落的红衣 /17



第二章 身世 /22

1. 林小焰 /22
2. 蝴蝶女子医院 /25



第三章 情人难测 /32

1. 薄义 /32
2. 黑衣女人 /41
3. 巧合 /46
4. 奇怪男声 /49



第四章 十面埋伏 /53

1. 解甲归来 /53
2. 《出塞》 /58
3. 高深莫测的男人 /62
4. 奇怪的房间 /68
5. 体温滚烫，心脏冰凉 /75



第五章 恐怖童谣 /82

- 1.商助理 /82
- 2.相册事件 /88
- 3.恐怖童谣 /97
- 4.查验 DNA/106



第六章 惊人真相 /111

- 1.窗外 /111
- 2.是结果，也是开端 /119
- 3.惊遇 /127



第七章 蹊跷 /130

- 1.孤村寻女 /130
- 2.致命的河虾 /141
- 3.丧礼 /145
- 4.死因 /147



第八章 死人来访 /157

- 1.疯女人 /157
- 2.鬼魂没有脚 /162
- 3.我是谁 /171
- 4.情人的结局 /181



第九章 暗夜永伤 /184

- 1.一场祸事的妖娆光照 /184
- 2.失踪 /189
- 3.密林情仇 /202
- 4.夜在关闭，等候黎明 /215

第一章 绝艳舞蹈



1.暗夜

林夕焰紧走几步，猛地一回头。

身后，依然什么都没有。

这种感觉已经持续了五年。

她总是觉得有什么在跟踪她。但每次回头，都一切正常。是自己的感觉出了问题吗？

总是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没事的、没事的，却还是会忍不住回头，不回头不放心。

薄义说这种行为是强迫症。自己得了强迫症？

拐过前面的小花园，就看到家里的灯光了。林夕焰抬起左手拭了一下额头，全是汗。然后把右手的花束换到左手，接触间左手掌心便是一阵湿湿的凉，那是包裹花束的玻璃纸上沾的汗水。



诡舞

薄义的车送她到靠近小区的那个路口时就掉头了。她不让他送，不方便。

林夕焰照例轻吻薄义右侧脸颊，然后抱了他送的那束百合款款下车，袅袅婷婷地自己走这段路。

这样走下来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吧，她不信解甲不知道。

虽然妻子出轨一般最后知道的是丈夫，可世上有什么事儿可以瞒得过七年？何况解甲在南城的人脉经天纬地，南城任何一点小小的震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难道自家院里的花儿开出了墙外都看不到？还是压根就视而不见？

林夕焰无法明了丈夫的想法。他应该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却从来不闻不问。对她依然客气而礼貌，让她连个发火的理由都遍寻不着。

香水百合，林夕焰低头看了看怀抱里的花，叹了口气。任是再华美的名字，也不过是一把细弱的茎秆，终究活不过几天就香消玉殒。

面对爱情的必然消失，谁更愿意猝死，谁更愿意坚持？

解甲，对她有爱情吗？或者一切都是假的？连初识时的柔情蜜意、抵死痴缠也都不过是虚情假意罢了？

真也好，假也罢，他们终究如童话故事般走入婚姻，成为合法的伴侣。

她和薄义的行为呢？

人生本来就是令人汗颜的剧本，结局已定。

但处在剧本中间跟着琐碎情节枝枝杈杈时，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？

E区14栋。

到家了！

旁边草坪的碎石小路边，那只熊猫形状的垃圾桶正张嘴等候。

林夕焰一边走过去一边伸手去包里翻钥匙。

将百合丢进垃圾桶的一刹那，她猛然发现垃圾桶的旁边有一个黑

糊糊的影子。

林夕焰的心颤抖了一下。

定了定神，屏住呼吸，她侧过头去看——

天，猛地黑了。

竟然停电！

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再也不敢动，竟也不知道动。林夕焰清楚地知道不会有鬼不会有神不会有任何不干净的东西，但脊背还是不听话地一阵发凉，头皮麻酥酥的好像有植物在一根根生长。

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俯下身子，尽可能地俯下身子。

林夕焰想搞清楚那乌黑的一团究竟是什么。她胆小，但清楚地知道如果搞不明白这物件是什么，那会更悬心，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担惊受怕。她是唯物主义者，她坚定自己的信念，所以她一定要看清楚。

但是，她真的是高估了自己的胆量。

就在林夕焰靠近那个黑糊糊的物件时，这个东西竟然动了一下。

是个活物。

更可怕的是这黑糊糊的活物竟然有两只亮晶晶的眼睛，在黑暗中熠熠地闪着光。正好对准林夕焰渐次俯下的脸。

四目相对。

林夕焰“啊”地尖叫一声，拼命跑开了。

她的身后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在唱：

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人们都睡了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吱吱吱吱，老鼠出来了……

2. 歌声

惊慌失措的林夕焰飞奔到家门口，颤抖着将钥匙插向锁孔。



诡舞

浑身充满了无力感，甚至于很难控制住那把钥匙。坚持再坚持，整串钥匙在手里呼啦啦地乱响。

周围和身后都是未知的黑暗。

或许事实上黑得并不是那么可怕。

她的感觉远胜于事实，是因为她闭着眼睛。

似乎闭上眼睛能多一点安全感，女人们通常都这样。当然这是因为女人通常比男人聪明，你还可以选择闭上眼不看，而睁开眼你将会看到什么都未可知。

但是这也增加了她开门回家寻求庇护的难度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她才找到锁孔，把钥匙插了进去。

身后的阴影越来越大，但是林夕焰不敢回头也不敢睁开眼，只在心里默念能早点打开门，这样就可以一回身把门关上，不管那是什么东西都会被关在门外，连同她所有的恐惧。

所以当钥匙准确地插入锁孔时，林夕焰有一瞬间的惊喜。

但是这惊喜也只是维持了一瞬间。

因为她发现钥匙插入锁孔后门就开了，门开的时候还伴着“吱吱”的响声。

林夕焰有一闪念的犹豫，脚步还是下意识地迈了进去。

跨进家门的那一刻她还在思考，钥匙只是插进锁孔，还没有转动，为什么门就开了？

门本来就没锁？

还没有得出结论，她马上被更深的恐惧扼住了——

她的身子刚刚进入，那门就“吱吱”地关上了，她意识到想回身跑出去时，整扇门已经严丝合缝，拉不动了。

是风？

可是自己就站在门口，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哪怕最微乎其微的空气流动。

家里进了贼？

贼应该先下手为强吧，却为什么还不动手？

林夕焰站在那里，恐惧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

不敢靠近门，门外有着难以预料的不祥。

不敢往前走，她不知道危险在哪一处等待。就像雷区，不管伸出哪只脚都会随时让你万劫不复，而雷区还只是存在于地上，林夕焰现在遇到的危险却遍布周围的整个空间。

不敢稍微动一下，因为那样会招致别的物什的注意。

一切仿佛都处于静止，连空气都不流动了。

长久的僵持，林夕焰的恐惧缓缓变为沮丧。她在看到那个奇怪物体时应该向外跑而不是往家跑的。毕竟小区门口有保安，再往外就是大马路，街上车多人也多，她就不至于自己吓自己成这样子。

认为是自己吓自己的时候，林夕焰的恐惧感已经减轻。虽然暗暗地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是瞎子，却还是很理智地鼓起勇气睁开眼。

经过长时间的闭眼，她基本适应了没电的黑暗，依稀可以看到客厅的沙发、盆景，还有背投电视。通往二楼狭窄楼梯的雕花扶手上还挂着女儿折的幸运星，在黑暗中泛着淡淡的荧光。

林夕焰高度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下来。

人一旦紧张就会过分专注于某一项事物，而忽略其他存在。

当林夕焰慢慢放松了紧张情绪的时候，她发觉一个若有若无、时断时续的声音隐隐传来。

声音渐渐清晰，轻轻细细，绵软又有些震颤，那是一首曲调简单的儿歌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，耳熟能详：

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人们都睡了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吱吱吱吱，老鼠出来了。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叫妈妈，妈不在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老猫一见扑上去，一口咬下圪脑来。大老鼠哭，小老鼠叫，一群蛤蟆来吊孝。



诡舞

歌声在门外循环往复，林夕焰听得渐渐手心冰凉。

门外的歌者似乎忘记了歌词，一遍又一遍卡在这里重复。林夕焰莫名地心悸，她总觉得这支歌另有所指。

歌声渐渐地越来越清晰，仿佛这是支会走路的歌，越来越逼近她。从远处到门外到身后，后来竟然连头顶上都响起这支歌，周围全是。歌声荡漾，轻轻细细，绵软震颤，一波一波地将她紧紧包裹。

林夕焰感觉自己长出了细细的胡须和长长的尾巴，正局促地困于灯台上，上无可上，下无可下。猫儿，一只又一只猫儿围在灯台旁边虎视眈眈，准备随时瓜分她的骨肉。

这样下去真的会疯掉！

松开紧握的拳头，林夕焰快速地绕过沙发，冲上楼梯。

或者，楼上才是安全的。

楼上一片静悄悄。

林夕焰在卧室门口犹豫了，要不要进去？

手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心跳莫名其妙地急速加快，在静寂的暗夜里似乎只剩下自己“咚咚咚”的激烈的心跳声了。

人在恐惧的时候很难轻易地做出决定，并将决定付诸行动，尤其是打开一扇紧闭着的门。因为没有人知道那门里藏着什么，一旦打开将会有什么样的情景出现。

林夕焰是个胆子很小的人，而且胆小到不正常的程度，常常杯弓蛇影得如同惊弓之鸟一般，不能受任何惊吓。很像受过刺激的精神病患者的症状，但林夕焰说她胆小是天生的，从来没受过什么刺激。是的，作为传媒大亨林老板的掌上明珠，她从小到大都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呵护，怎么可能受到过刺激呢？

她小心地拧动卧室的门把手，不留任何声响——

门，开了！

那张双人床上，一个蒙着白纱的影子赫然转过身，面对她看过来。

林夕焰的呼吸有片刻的停止。

脑子中一片空白，她想她要晕倒了。

但是没有。

电来了！房间里猛然大亮。强烈的光刺激着林夕焰的眼睛，鼓舞了她，给了她安全和力量，也在一刹那让她清醒无比。

那个蒙着白纱的人影儿坐在床上盯着她。

林夕焰盯着这个蒙着白纱的人影儿。

僵持！

然后那个人影儿缓缓揭掉头上的白纱，怯怯地叫了声：“妈妈！”

是解罗裳！是自己五岁的小女儿！

林夕焰定了定神，再仔细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宝贝女儿解罗裳。

她的心跳依然没有完全平复，她缓缓地走近床边，却始终没有说话。

女儿皮肤白白嫩嫩很漂亮，但在日光灯的照射下，白得就有些过分，显得苍白了。眼神有些冷厉，淡淡地看着妈妈一步步走近，再也不说一句话。

林夕焰走到床边的时候就迟疑了，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女儿有些不对劲，至于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。但这种感觉困扰着她，让她失去再上前一步拥抱女儿的勇气。

是女儿那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厉眼神吗？可这种眼神她见过不止一次。这是个倔强的孩子，每次不服批评的时候，她就用这种目光盯着你。可是今晚怎么就觉得她冷厉的眼神里竟又多了一些阴森呢？

终于，林夕焰没有去拥抱女儿，有些防备意味地坐在床沿上。虽然她自己搞不清楚一个五岁的小女孩，而且是自己亲生女儿，能对她造成什么样的威胁。

林夕焰说：“不是去了娜娜阿姨家吗？怎么在妈妈房间里？”娜娜是照看罗裳的保姆，家住得不远，常常将罗裳带到自己家里去。

“我偷偷溜回来的，然后到妈妈房间给娜娜阿姨打电话，就看到



诡舞

妈妈的纱巾，很漂亮。所以——”小罗裳回答问题时一如既往的乖巧。

“停电后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妈妈床上。因为天好黑哦，我没敢动。”可能是林夕焰过于严肃了，罗裳的回答更显胆怯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林夕焰心下不忍，语气就柔和很多：“很晚了，回自己房间去睡吧，明天还要去幼儿园呢。”

罗裳从床上爬下来，自己穿上小鞋子，向门口走过去。

自始至终，林夕焰眼都不眨地盯着她，一点也没有帮过她，甚至连每晚都会让女儿轻吻一下自己脸颊的习惯都省了。林夕焰不明白自己在忌惮什么。

女儿走到门口，然后回过头来懂事地说：“妈妈，晚安！”声音轻轻细细，绵软而稚嫩。

林夕焰仿佛被什么击中一样，忽然明白自己忌惮什么了。这个声音是何等的熟悉，轻轻细细、绵软震颤。

那歌声是什么时候停下的？好像就是自己爬上二楼站到卧室门口的时候。

那儿歌一直都是女儿唱的？可是为什么起初听到的歌声是从门外传来？再回头想想，好像这歌在见到垃圾桶边的黑影后就隐约听到，那黑影是女儿罗裳？不可能，那亮晶晶的眼睛绝对不是女儿的眼睛。而且从自己进门到上楼的这段时间里，女儿应该没有机会搞那么大的恶作剧，她才不过是一个五岁的孩子而已。而且，那首歌，那首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”的儿歌，女儿从来都不会唱。

是真的有什么不寻常，还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？

林夕焰缓缓走出去，一步步踱下楼梯。

客厅在她按下电灯开关后一片耀眼的明亮，沙发、茶几、盆景、油画、地毯都静默地摆在那里，安安分分的。大门是反手带上的，并没有反锁，想来自己当时是太过恐惧乱了阵脚，没有拧动锁柄的缘故。

林夕焰轻轻走过去反锁了大门。然后，她手上的动作就停顿下来。因为她又听到那个声音，轻轻细细，绵软又有些震颤。还是那首歌：

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人们都睡了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吱吱吱吱，老鼠出来了。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……

一股怒火在林夕焰的胸口腾升，她飞快地冲上二楼，气冲冲地推开女儿卧室的房门。

屋里开着粉色的壁灯，女儿在粉色的光线里甜甜地睡着，鼻翼随均匀的呼吸微微翕动。她早就睡着了。

这其实是林夕焰预料到的结果，因为她知道女儿罗裳压根就不会唱那首歌。

解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，那个恼人的会议能不能明天就结束哦。

林夕焰暗暗抱怨着，全然忘了回家前在薄义车上还祈祷丈夫能晚一点儿回来。关上女儿的房门，她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无力地滑下去，然后蹲坐在地上。

房间内，罗裳睁开眼睛，胜利般地笑了笑，然后满意地闭上。她的笑容有着与年龄极不相宜的诡异。

3.漂亮女嘉宾

第二天上班还是迟到了。林夕焰带着两个黑眼圈走进电视台的办公大楼时，那位漂亮的女嘉宾夏晓榆早已经到了。

林夕焰努力微笑着和她打招呼，然后给自己泡一杯热茶握在手里提神，却依然挡不住眩晕。办公桌抽屉里有好几瓶维生素片，都是解甲买给她的。其中可见这个中年男子对她一如既往的用心，不过他的用心也只剩下这些维生素片了。

握着维生素的药瓶，想起自己昨晚茫然无助时打电话向他求助。这个仕途一片光明的男子完全用一种机关化的礼貌应付自己，他说会议还有好多天，而且会议完了也不能马上回去，得在北城考察一些项目。林夕焰不自觉地伤心，顺手倒出来一把维生素片放到嘴里，就着



诡舞

一口茶水仰头咽了下去。

药片太多，把眼泪都逼了出来。

夏晓榆好奇地走过来拿过药瓶看了看，郑重地说：“维生素片？这个东西不能多吃。会出问题的。”

维生素片能出什么问题？整个栏目组的职员全笑了。

“真的！”夏晓榆一脸认真，“我原来有个好姐妹，就是每天吃这个东西，还大量地吃，结果就出事了。”

“是谁？出了什么事？”林夕焰问得漫不经心。

“死了！著名舞蹈演员罗兰！”夏晓榆的话甫一出口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对演员罗兰的神秘死亡，大家都还记忆犹新。

“她的死亡，不明原因，不能把罪过都归咎于维生素片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分辩说。

“咦！罗兰在本市还是比较出名的，属于公众人物，当时就没有查出真实死因吗？”林夕焰下意识地皱起了眉，把手里的水杯放到桌上。

罗兰去世的时候，正赶上小罗裳出生。那段日子她整天沉浸在做母亲的快乐中，对周围天大的新闻都漠不关心，加之要养身体不能看电视不能用电脑，所以她几乎不知道罗兰的死讯。而且任何新闻都只有一定的时效性，到她休完产假再来上班时，死去的罗兰已经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。

“说是病死的。因为罗兰是外地来南城的，属于南漂一族，在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亲人。本来我想寻找些线索呢，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呢，消息就莫名其妙地被压了下去，所有媒体都不再提，就不了了之了。”一位同事有些惋惜地回答，而他的惋惜却丝毫不见对死者的同情，想必只是惋惜一个有看点有价值的新闻失去了热炒的机会吧。

“是的，当时我们几个姐妹知道后赶过去的时候，她父母已经把她带回老家了。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！”几年后提起好友的去世，夏

晓榆的脸上依然写着悲伤和遗憾。

一个著名舞蹈演员神秘死亡，死因不明却没有部门去调查；而且最八卦的娱乐记者们对这样大的新闻竟然集体缄口；女儿死了，父母匆匆赶来，连女儿死因都不清楚却急着运回尸首。怎么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有些反常，有悖常理呢？

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林夕焰竟然下意识地以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。一个舞蹈演员的死怎么会和自己扯上关系呢？何况她死的时候自己在生产，根本就天天养在家里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。

没有任何理由，一阵比一阵强烈的心悸，逼迫她承认罗兰的死的的确与自己有关。

可是会有什么关系呢？

林夕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目光是盯着夏晓榆的，皱着眉头，一动不动，连同事喊她录节目也毫无知觉。

“是不是太累了？多出去走走。别老闷着，会把自己闷坏的。”夏晓榆拍了拍林夕焰的肩膀。

“哦？噢！知道！”林夕焰猛然清醒过来，马上答应。

“市孤儿院有我认养的一个孩子，反正做节目嘛，下次我们可以去那里录，正好你也可以散散心。看见那些孩子什么烦心事都没了。”做的是人物稿，尤其是关于夏晓榆善举的，那这一趟肯定得跑，而且也应该跑。

林夕焰马上回答道：“好啊！你什么时候有时间给我电话，我们一块儿去。”她的回答完全是职业化的，是惯性的，是微笑着的。看起来又是关注又是热情，事实上她的心思全不在这上边。

她在想，自己和罗兰会有什么关联吗？到底哪里有交集呢？

4.解罗裳

林夕焰快要疯掉了。



诡舞

这个晚上，她又听到那支儿歌：

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人们都睡了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吱吱吱吱，老鼠出来了。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……

声音轻轻细细、绵软震颤，赫然就是自己女儿唱的。但是到女儿房间察看，女儿却明明在酣睡。本来也怀疑是女儿恶作剧，但有一天她坐在女儿房间的床边时，一如既往地听到了那支歌。而此时，女儿正睡得香甜，除了轻微的呼吸外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这只是一支儿歌，只不过是一支儿歌。林夕焰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但每每听到这歌声都会不寒而栗。

恐惧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情绪。

尤其在寂静的暗夜，她一个人瑟缩在宽大的双人床上，在那样的歌声里恐惧得无边无际，如一块无助的礁石，任由海水抽打，无法抗拒也无从抗拒。

隔壁卧室睡着她五岁的女儿，要搁从前，吓成这样应该早就让女儿过来陪伴了。但是现在，她莫名其妙地甚至可以说是下意识地防备着女儿。为什么？她也不知道。

丈夫不在家。如果连女儿都不敢去依靠，那还有谁能给她鼓励，给她壮胆呢？

母亲？对，她已经好几天没去看过妈妈了——

市郊，林夕焰娇嫩的小手放在妈妈温软的掌心里，被紧紧握着。

母女俩一起走过野草丛生的小路，越过长满灌木的山坡，在那条寂然明丽的小溪边坐下来。

溪水潺潺，清澈见底。

水边是各种形状的石块，大的、小的、平躺着的、耸立着的，试比着温柔或尖棱的曲线，石头与清水交接间，有小鱼儿在石缝处来回轻舞，唱着欢快的歌。